

書

諸葛忠武書卷之五

茂苑楊時偉編次

南征

時偉按忠武南征事炳耀宇宙今古無兩而陳氏紀之甚略信如冏伯所恨其散見他傳及裴松之註常璩華陽國志者全書已備採焉而其他郡邑紀載今曩見聞乃又別入遺事未便稽覽今爲刪併因取事涉南征者悉隸於此庶幾歸一俾成鉅觀

建興元年夏牂牁太守朱褒擁郡反先是益州郡有大姓雍闓反流太守張裔於吳越雋夷帥高定亦叛丞相亮以初遭大喪未便加兵遣巴西龔祿住安上縣遙領郡從事

常璩南中志曰先主薨後越雋夷帥高定元殺郡將軍焦璜舉郡稱王以叛益州大姓雍闓亦殺太守正昂更以蜀郡張裔爲太守闓假鬼教曰張裔府君如瓠壺外雖澤而內實粗今不足殺令縛與吳蜀郡常頥行部以都

護李嚴書曉諭闓闓答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今天下派分正朔有三不知所歸其傲慢如此願至牂牁收郡主簿考訊褒因殺頥爲亂益州夷多不從闓闓使建寧孟獲說夷叟曰官欲得烏狗三百頭膺前盡黑螭腦三斗斲木構三丈者三千枚女能得不夷以爲然皆從闓斲木堅剛性委曲高不至二丈故獲以欺夷

魏氏春秋曰初益州從事常房行部聞褒將

有異志收其主簿案問殺之褒怒攻殺房誣以謀反諸葛亮誅房諸子徙其四弟於越雋褒猶不悛

裴松之曰房爲褒所誣斯執政所宜澄察安有反殺不辜以悅姦慝斯殆妄矣

王士騏曰裴語極當左編採以入傳非也

建興三年亮率衆南征詔賜亮金鈇鉞一具曲蓋一前後羽葆鼓吹各一部虎賁六十人

襄陽記曰亮征南中馬謖送之數十里亮曰

雖共謀之歷年今可更惠良規謖對曰南中恃其險阻不服久矣雖今日破之明日復反耳今公方傾國北伐以事強賊彼知官勢內虛其叛亦速若殄盡遺類以除後患旣非仁者之情且又不可倉卒也夫用兵之道攻心爲上攻城爲下心戰爲上兵戰爲下願公服其心而已亮納其策

王連傳南方諸郡不賓亮將自征之長史王連諫以爲此不毛之地疫癘之鄉不宜以一

國之望冒險而行亮慮諸將才不及已意欲必往而連言輒懇至故停畱者久之

亮自安上由水路入越嶲別遣馬忠伐牂牁李恢向益州以犍爲太守廣漢王士爲益州太守高定自旄牛定笮卑水多爲屯守亮欲俟定軍到併討之軍卑水定部曲殺雍闓孟獲代闓爲主馬忠破牂牁李恢困於南中

李恢傳章武元年庾隆都督鄧方卒先主問恢誰可代者恢對曰先零之役趙充國曰莫

若老臣臣竊不自揆惟陛下察之先主笑曰孤之本意亦已在卿矣以恢爲庾隆都督任平夷縣丞相亮南征先由越嶲而恢案道向建寧諸縣大相糾合圍恢軍於昆明時恢衆少敵倍又未得亮聲息給謂南人曰官軍糧盡欲規退還吾中間久斥鄉里乃今得旋不能復北欲還與女等同計謀故以誠相告南人信之故圍守怠緩恢出擊大破之追奔逐北南至槃江東接牂牁與亮聲勢相連南土

平定恢功居多

夏五月亮渡瀘水所在戰捷聞孟獲爲夷漢所服募生致之使觀於營陣之間問曰此軍何如獲對曰向者不知虛實故敗今蒙賜觀看營陣若祇如此卽定易勝耳亮笑縱使更戰七縱七禽而亮猶遣獲獲止不去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復反矣

南中諸郡悉平皆卽其渠率而用之或以諫亮亮曰若畱外人則當畱兵兵畱則無所食一不

易也加夷新傷破父兄死喪畱外人而無兵者必成禍患二不易也又夷累有廢殺之罪自嫌釁重若畱外人終不相信三不易也今吾欲使不畱兵不運糧而綱紀粗定夷漢粗安故耳遂至滇池改益州爲建寧郡以李恢爲太守分建寧越雋爲雲南郡以呂凱爲雲南太守王伉爲永昌太守

呂凱傳雍闓降吳吳遙署闓爲永昌太守永昌旣在益州郡之西道路隔絕而凱與府丞

王伉帥厲吏民閉境拒闔闔數移檄永昌凱
答檄曰將軍先君雍侯造怨而封世歌其美
今諸葛丞相英才挺出受遺託孤翊贊季興
錄功忘瑕若能翻然改圖古人不難追鄙土
何足宰哉凱威恩內著爲郡中所信故能全
其節亮至南上表曰永昌郡吏呂凱府丞王
伉等執忠絕域十有餘年雍闓高定偪其東
北而凱等守義不與交通臣不意永昌風俗
敦直乃爾

移南中勁卒青羌萬餘人於蜀爲五部所當無
前號爲飛軍分其羸弱配大姓焦雍婁爨孟量
毛李爲部曲置五部都尉號五子故南人言四
姓五子也以夷多剛狠不賓大姓富豪乃勸令
出金帛聘策惡夷爲家部曲得多者奕世襲官
於是夷人貪漢貨物以漸服屬成夷漢部曲收
其俊傑建寧爨習朱提孟琰及孟獲爲官屬出
其金銀丹漆耕牛戰馬給軍賦之用

常璩南中志云夷人大種曰昆小種曰叟皆

曲頭木耳環鐵裹結無大侯王如汶山漢嘉夷也夷中有桀黠能言議屈服種人者謂之耆老使主論議好譬喻物謂之夷經今南人言論雖學者亦半引夷經與夷爲姓曰遑耶諸姓爲自有耶世亂犯法輒依之藏匿或曰有爲官所法夷或爲報讎與夷至厚者謂之百世遑耶恩若骨肉爲其逋逃之藪故南人輕爲禍變恃此也其俗徵巫鬼好詛盟投石結草官常以盟詛要之諸葛亮乃爲夷作圖

譜先畫天地日月君長城府次畫神龍龍生夷及牛馬羊後畫部主吏乘馬幡蓋巡行安卹又畫牽牛負酒齋金寶詣之之象以賜夷夷甚重之許致生口直又與瑞錦鐵券今皆存每刺史校尉至齋以呈詣動亦如之

又云永昌郡古哀牢國哀牢山名也其先有一婦人名曰沙壺依哀牢山下居以捕魚自給忽於水中觸一沈木遂感而有娠度十月產子男十人後沈木化爲龍出謂沙壺曰君

言
七
爲我生子今在乎而九子驚走惟一小子不能去陪龍坐龍坐而舐之沙壺與言語以龍與陪坐因名曰元隆猶漢言陪坐也沙壺將元隆居龍山下元隆長大才武後九兄曰元隆能與龍言而黠有智天所貴也共推以爲王時哀牢山下復有一夫一婦產十女元隆兄弟妻之由是始有人民皆象之衣後着十尾臂脰刻文元隆死世世相繼分置小王往往邑居散在溪谷絕域荒外山川阻深生民

以來未嘗通中國也南中昆明祖之故諸葛爲其國譜也

滇載記滇酋有六各號爲詔夷語謂詔爲王其一曰蒙舍詔其二曰浪施詔其三曰鄧賧詔其四曰施浪詔其五曰摩些詔其六曰蒙雋詔兵埒不能相君長至漢有仁果時九龍八族之四世孫也强大居昆彌川傳十七世至龍祐那當蜀漢建興三年諸葛武侯南征雍闓師次白崖川獲闓斬之封龍祐那爲酋

長割永昌益州地置雲南郡於白崖諸夷慕
侯之德漸去山林徙居平地建城邑務農桑
諸部於是始有姓氏

諸葛之征孟獲人曰蠻地多邪術須禱於神
假陰兵以助之然蠻俗必殺人以其首祭神
則享之爲出兵武侯不從因雜用羊豕之肉
而包之以麵象人頭以祀神亦享焉而爲出
兵後人由此爲饅頭

事物紀原

邛州沉黎縣卽孔明征羌之路也每十里作

一石樓令鼓聲相應今夷人效之所居悉以

石爲樓

九州記

安遠寨在嘉定州江安縣南七十里世傳孔
明征蠻於此屯駐宋元豐中置爲寨

一統志

武侯廟在嘉定州寶山之瀘峰每歲蠻人貢
馬必相率拜於廟

一統志

撥旗山在納溪縣東四里武侯樹旗於此以
誓蠻人故名

一統志

諸葛洞在龍州宣慰司治南石崖屹定傍有

石洞數步相傳武侯征九溪蠻嘗過此畱宿
洞中設一牀粟一握以秣馬後遂化爲石粟
至今猶存 一統志

諸葛營在定遠縣西一十里亮討南中過髡
州於目直睽北傍山下築營夷稱望子洞基
址尚存 楚雄府

東山在府城東一十里一名飽煙蘿山其西
有武侯塔相傳諸葛征南駐兵之所後人建
塔於上 姚安府

諸葛營在司城南一十里其東東嶽堰內一
土墩周迴二十餘丈高六尺隨水高下雖盛
潦不沒俗謂武侯旗臺 金齒

武侯廟在司城南一十里諸葛擒孟獲屯營
於此民懷其德立祠祀之至今土人自稱爲
諸葛之遺民因名諸葛村 金齒

大相公嶺在榮經縣西一百里相傳諸葛征
西南夷經此上有諸葛廟 雅州

孟山在榮經縣東二十里諸葛擒孟獲處 雅州

七縱橋在孟山下相傳因諸葛擒孟獲而名
雅州

古城在榮經縣西五里諸葛征南屯兵於此

唐李德裕增築
雅州

武侯廟在司城北五里宋紹興中郡守邵溥

因舊鼎新榜曰天威廟
黎州

武侯城在舊黎州城外三里諸葛所築壕塹

故壘存焉
黎州

又有武侯戰場在安清新寨
黎州

孟獲城在司城東二里瀘州卽擒孟獲之地

諸葛寨在長官司西
黎平府

諸葛武侯廟在府城東南隅
黎州

武侯塔在長寧縣治東諸葛所建以誓蠻戎

者
叙州府

蠻酋自謂太保大抵與山獠相似但有首領

耳其人椎髻以白紙繫之云尚爲諸葛武侯

制服也
桂海虞衡志

漢蠻者衣服與中國略同能通華言自云諸

葛武侯戍兵

桂海虞衡志

銅鼓山在衛城西四十五里相傳蜀漢諸葛

亮征南於此獲銅鼓或云銅鼓乃諸葛征蠻

鉦也

威清衛

都蠻呼銅鼓曰諸葛鼓相傳以為寶器鼓有

剝蝕又聲響者為上上鼓易牛千頭次者七

八百頭遞有等差藏至二三面者即得雄視

一方父老云諸葛製以鎮蠻若曰鼓去則蠻

運終理或然也

安南

侯初平南夷夜聞軍中多謳歌思歸遂召眾

各與一輒曰若輩久苦行役欲遄返耶枕此

臥詰朝抵家矣從者果然不用命者終莫能

歸今雲南管內有一城居民皆四川人云即

其後

雲貴土官堂後中門甚低出入必俯首云武

侯遺制欲其敬朝廷也若有稍高其戶者輒

禍起蕭牆矣

苗民家家供祀武侯像取穀逐顆剝米以炊

日不暇給云亦始自武侯俾終歲勤勞弗獲
居閒思叛也今雖苦難不敢違其法

史萬歲征南寧夷見諸葛亮紀功碑銘其背
曰萬歲之後勝我者過此萬歲進破三十餘
部於是勒石頌德

隋書

唐廣德初鳳伽異築拓東城故有諸葛亮碑
文曰城碑卽仆蠻爲漢奴夷畏誓常以石搯

扈

一統志

諸葛山在通海縣東南三里亮南征駐兵於

此

臨安府

孔明斬雍闓擒孟獲回軍相傳立石誓云後
有功在吾上立石於右宋狄青破儂智高立
碑其右尋爲震雷所擊今存斷碑橫仆其側

山川紀異

宋淳化中李順之亂蜀招安使雷有終遣嘉
州士人辛怡顯使於南詔至姚州其節度使
趙公美以書來迎云當境有瀘水昔諸葛武
侯戒曰非貢獻進討不得輒渡此水若必欲

過須致祭今遣本部軍將齎金龍二條金錢三十文并設酒脯請先祭享而渡乃知南夷心服雖千年如初事見怡顯所作雲南錄蜀漢時有火濟者從丞相亮破孟獲有功封羅甸國王卽今宣慰使安氏遠祖也

有開府滇中者以堪輿家言自命初卜昆明一區欲移幕府刻草得小碑云諸葛禁地地皆以鐵錮之

又白沙驛形勝稱最而皆蠢夷往尋龍絡已被掘斷亦有小碑曰諸葛禁地太華山是滇省之會合處皆大銅釘鎮之每一釘拔則夷必有變者

諸葛忠武書卷之五

諸葛忠武書卷之六

茂苑楊時偉編次

北伐

時偉按陳傳諸葛集本名北出全書改云北
伐名義正矣第後主一詔實六師之前茅孔
明二表竝千古之正氣而叙列混淆今爲整
揭若夫營星告殞遺恨未酬英雄襟淚千載
扼腕故雖文長公琰之危計伯約元遜之虛
策亦爲節錄以附侯志焉

建興元年封丞相亮武鄉侯開府治事

時魏司徒華歆司空王朗尚書令陳羣太史令許芝謁者僕射諸葛璋各有書與亮陳天命人事欲使舉國稱藩亮遂不報書作正議曰昔在項羽起不由德雖處華夏秉帝者之勢卒就誅戮爲後永戒魏不審鑒今次之矣免身爲幸戒在子孫而二三子各以耆艾之齒承僞指而進書有若崇竦稱莽之功亦將偏於元禍苟免者邪昔世祖之創迹舊基奮

羸卒數千摧莽彊旅四十餘萬於昆陽之郊夫據道討淫不在衆寡及至孟德以其譎勝之力舉數十萬之師救張郃於陽平勢窮慮悔僅能自脫辱其鋒銳之衆遂喪漢中之地深知神器不可妄獲旋還未至感毒而死子桓淫逸繼之以篡縱使二三子多逞蘇張詭靡之說奉進驩兜滔天之辭欲以誣毀唐帝諷解禹稷所謂徒喪文藻煩勞翰墨者矣夫大人君子之所不爲也又軍誡曰萬人必死

詩書
橫行天下昔軒轅氏整卒數萬制四方定海
內況以數十萬之衆據道而臨有罪可得干
擬者哉

建興三年丞相亮自南中還將北征乃治戎講
武以俟大舉

五年三月後主詔曰曩者漢祚中微網漏凶慝
曹操階禍竊執天衡子丕孤豎敢尋亂階盜竊
神器昭烈皇帝膺誕皇綱萬國未靖早世遐殂
朕以幼冲光戴前緒指討凶逆朱旗未舉而不

復隕喪斯所謂不然我薪而自焚也殘類餘醜
又支天禍恣睢河洛阻兵未弭諸葛丞相弘毅
忠壯忘身憂國先帝託以天下以勗朕躬今授
之以旄鉞之重付之以專命之權統領步騎二
十萬衆董督元戎龔行天討克復舊都在此行
也吳王孫權同恤災患合謀犄角涼州諸國王
各遣月支康居胡侯支富康植等詣受節度大
軍北出旄麾首路其所經至亦不欲窮兵極武
有能棄邪反正簞食壺漿以迎王師國有常典

封寵大小各有品限及魏之宗族支葉中外有能規利害審逆順之數來詣降者皆原除之廣宣恩威貸其元帥弔其殘民他如詔書律令丞相其露布天下使稱朕意焉

丞相亮帥諸軍北駐漢中臨發上疏曰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於內忠志之士忘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弘

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宮中府中俱爲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奸犯科及爲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爲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衆議舉寵

言葛書
四
爲督愚以爲營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陳
和睦優劣得所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
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頽也先帝
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歎息痛恨於桓靈
也侍中尚書長史參軍此悉貞良死節之臣願
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臣
本布衣躬耕於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
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
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

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
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謹
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歎
恐託付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
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當獎率三軍北定
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奸凶興復漢室還於舊都
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於斟
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願陛下
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

先帝之靈責攸之禕允等之慢以彰其咎陛下亦宜自謀以諮諏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零不知所言遂行屯於沔陽

楊慎曰孔明出師表今世所傳者皆本三國志按文選所載先帝之靈下若無興德之言六字他本皆無於義有缺當以文選爲正六年春丞相亮伐魏使趙雲鄧芝爲疑軍據箕谷身率諸軍攻祁山南安天水安定三郡叛魏

應亮關中響震

魏略曰始國家以蜀中惟有劉備備旣殂數歲寂然無聞是以略無備預而卒聞亮出朝野恐懼隴右祁山尤甚故三郡同時應亮

魏明帝西鎮長安命張郃拒亮亮使馬謖督諸軍在前與郃戰於街亭謖違亮節度爲郃所破亮拔西縣千餘家還於漢中戮謖以謝衆

王平傳曰謖舍水上山舉措煩擾平連規諫謖不能用

趙雲傳曰雲芝兵弱敵強失利然擁衆固守
不至大敗亮問芝曰街亭軍退兵將不復相
錄箕谷軍退兵將初不相失何故芝答曰雲
身自斷後軍資什物略無所棄兵將無緣相
失○雲有軍資餘絹亮使分賜將士雲曰軍
事無利何爲有賜請入赤岸府庫須十月爲
冬賜亮大善之

上疏請自貶以右將軍行丞相事於是引咎責
躬布所失於天下厲兵講武以爲後圖○聞孫

權破曹休魏兵東下關中虛弱十一月上言曰
先帝慮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託臣以討
賊也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故知臣伐賊才弱
敵強也然不伐賊王業亦亡惟坐而待亡孰與
伐之是故託臣而弗疑也臣受命之日寢不安
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宜先入南故五月渡瀘
深入不毛并日而食臣非不自惜也顧王業不
可得偏全於蜀都故冒危難以奉先帝之遺意
也而議者謂爲非計今賊適疲於西又務於東

兵法乘勞此進趨之時也謹陳其事如左高帝
明竝日月謀臣淵深然涉險被創危然後安今
陛下未及高帝謀臣不如良平而欲以長計取
勝坐定天下此臣之未解一也劉繇王朗各據
州郡論安言計動引聖人羣疑滿腹衆難塞曾
今歲不戰明年不征使孫策坐大遂并江東此
臣之未解二也曹操智計殊絕於人其用兵也
髣髴孫吳然困於南陽險於烏巢危於祁連偏
於黎陽幾敗伯山殆死潼關然後僞定一時耳

况臣才弱而欲以不危而定之此臣之未解三
也曹操五攻昌霸不下四越巢湖不成任用李
服而李服圖之委任夏侯而夏侯敗亡先帝每
稱操爲能猶有此失况臣駑下何能必勝此臣
之未解四也自臣到漢中中間朞年耳然喪趙
雲陽羣馬玉閻芝丁立白壽劉郤鄧銅等及曲
長屯將七十餘人突將無前實叟青羌散騎武
騎一千餘人此皆數十年之內所糾合四方之
精銳非一州之所有若復數年則損三分之二

也當何以圖敵此臣之未解五也今民窮兵疲而事不可息事不可息則住與行勞費正等而不及虛圖之欲以一州之地與賊持久此臣之未解六也夫難平者事也昔先帝敗軍於楚當此時曹操拊手謂天下已定然後先帝東連吳越西取巴蜀舉兵北征夏侯授首此操之失計而漢事將成也然後吳更違盟關羽毀敗秭歸蹉跌曹丕稱帝凡事如是難可逆見臣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

覩也於是有散關之役

王士騏曰臣之未解二似借影而少照應先後文勢俱不如此此下定有一轉似以劉繇王朗自譬而以孫策譬曹丕然千餘年來未經拈出小子騏亦何敢自信一日過庭敬質於先司寇司寇沈吟久之曰汝言亦似有理此本出於張儼默記容有脫誤耳

冬復出散關圍陳倉斬其追將王雙七年右將軍亮伐魏攻拔武都陰平復拜丞相

詔策亮曰前年耀師馘斬王雙今歲爰征郭
淮遁走降集氏羌興復二郡威震凶暴功勳
顯然今復君丞相全載傳略

八年秋魏使司馬懿等寇漢中丞相亮待之於
城固魏師還使魏延入西羌破雍州刺史郭淮
於陽谿

漢晉春秋曰亮圍祁山招鮮卑軻比能比能
等至故北地石城以應亮於是魏大司馬曹
真有疾司馬宣王自荊州入朝魏明帝曰西

方事重非君莫可付者乃使西屯長安督張
郃費曜戴陵郭淮等宣王使曜陵畱精兵四
千守上邽餘衆悉出西救祁山郃欲分兵駐
雍郃宣王曰料前軍能獨當之者將軍言是
也若不能當而分爲前後此楚之三軍所以
爲黥布禽也遂進亮分兵畱攻自逆宣王於
上邽郭淮費曜等徼亮亮破之因大芟刈其
麥與宣王遇於上邽之東歛兵依險軍不得
交亮引還宣王尋亮至於鹵城張郃曰彼遠

來逆我我請戰不得謂我利在不戰欲以長
計制之也且祁山知大軍已在近人情自固
可止屯於此分爲奇兵示出其後不宜進前
而不敢偏坐失民望也今亮縣軍食少亦行
去矣宣王不從故尋亮旣至又登山掘營不
肯戰賈詡魏平數請戰因曰公畏蜀如虎奈
天下笑何宣王病之諸將咸請戰五月辛巳
乃使張郃攻無當監何干於南圍自案中道
向亮亮使魏延高翔吳班赴拒大破之獲甲

首三千級玄鎧五千領角弩三千一百張宣

王還保營

九年代魏大敗司馬懿於鹵城殺其大將張郃
郭冲五事曰亮屯於陽平遣魏延諸軍并兵
東下亮惟畱萬人守城晉宣王率二十萬衆
拒亮而與延軍錯道徑至前當亮六十里所
亮在城中兵少力弱將士失色亮意氣自若
敕軍中皆偃旗息鼓大開四城門掃地却灑
宣王嘗謂亮持重而猥見勢弱疑其有伏兵

於是引軍北趨山明日食時亮謂參佐拊手大笑曰懿必謂有彊伏循山走矣候邏還白如亮所言宣王後知深以爲恨魏略曰亮軍退司馬宣王使郤追之郤曰歸軍勿追宣王不聽郤不得已遂進蜀軍乘高布伏矢中郤髀

郭冲五事曰魏明帝自征蜀幸長安遣宣王督張郃諸軍雍涼勁卒三十餘萬潛軍密進規向劔閣亮時在祁山旌旗利器守在險要

十二更下在者八萬時魏軍始陳番兵適交參佐咸以賊衆強盛非力所制宜權停下兵一月以并聲勢亮曰吾統武行師以大信爲本得原失信古人所惜去者束裝以待期妻子鶴望而計日雖臨征難義所不廢皆催遣令去於是去者感悅願畱一戰住者憤踊思致死命相謂曰諸葛公之恩死猶不報也臨戰之日莫不以一當十殺張郃郤宣王一戰大剋此信之由也

時偉按郭冲五事去漢尚近聞見可憑而裴松之槩爲抨駁似乎過覈寔尠存疑故詳錄其可據者以備稽覽

十二年丞相亮進軍渭南魏大將軍司馬懿拒守不出亮始分兵屯田乃遺懿巾幘婦人之服胡三省通鑑註曰字書幘古獲翻婦人喪冠也又古對翻據劉昭註補輿服志公卿列侯夫人紺繒幘蓋婦人首飾之稱不特喪冠楊慎曰幘讀如憤作國音者非

漢晉春秋曰亮自至數挑戰宣王亦表固請戰使衛尉辛毗持節以制之姜維謂亮曰辛佐治仗節而到賊不復出矣亮曰彼本無戰情所以固請戰者以示武於其衆耳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苟能制吾豈千里而請戰耶○魏氏春秋曰亮使至問其寢食及其事之煩簡不問戎事使對曰諸葛公夙興夜寐罰二十以上皆親擊馬所噉食不至數升宣王曰亮將死矣

秋八月亮卒於軍中

漢晉春秋曰楊儀等整軍而出百姓奔告宣王宣王追焉姜維令儀反旗鳴鼓若將向宣王者宣王乃退不敢偏於是儀結陣而去入谷然後發喪宣王之退也百姓爲之諺曰死諸葛走生仲達或以告宣王宣王曰吾能料生不便料死也

時偉按仲達之當孔明也一遇於城固而遁還再遇於上邽而歛跡纔有鹵城之戰喪師

衄將自是渭南之壘藉口仗節據原得勢本其所深忌也而故言無事以安衆心遂至甘受畏蜀如虎之譏巾幗婦人之辱然則孔明將略益見所長而懿且不能料生亦足驗矣彼奕棋二國手之喻豈其然乎

魏延傳魏略曰夏侯楙爲安西將軍鎮長安亮於南鄭與羣下計議延曰聞夏侯楙少主壻也怯而無謀今假延精兵五千負糧五千直從褒中出循秦嶺而東當子午而北不過

十日可到長安楸聞延奄至必乘船逃走長安中惟有御史京兆太守耳橫門邸閣與散民之穀足周食也比東方相合聚尚二十許日而公從斜谷來必足以達如此則一舉而咸陽以西可定矣亮以爲此縣危不如安從坦道可以平取隴右十全必克而無虞故不用延計

蔣琬傳琬以爲昔丞相亮數闕秦川道險運艱竟不能克不若乘水東下乃多作舟船欲

由漢沔襲魏興上庸會舊疾連動未時得行而衆論咸謂如不克捷還路甚難於是遣尚書令費禕中監軍姜維等喻指琬承命上疏曰芟穢弭難臣職是掌自臣奉辭漢中已經六年臣旣闇弱加嬰疾疢規方無成夙夜憂慘今魏跨帶九州根蒂滋蔓平除未易若東西并力首尾犄角雖未能速得如志且當分裂蠶食先摧其支黨然吳期二三連不克果俯仰惟艱實忘寢食輒與費禕等議以涼州

胡塞之要進退有資賊之所惜且羌胡乃心思漢如渴又昔偏軍入羌郭淮破走筭其長短以爲事首宜以姜維爲涼州刺史若維征行銜持河右臣當帥軍爲維鎮繼今涪水陸四通惟急是應若東北有虞赴之不難由是琬遂還住涪

姜維傳維自以練西方風俗兼負其才武欲誘諸羌胡以爲羽翼謂自隴以西可斷而有也每欲興軍大舉費禕嘗裁制不從與其兵

不過萬人○禕謂維曰吾等不如丞相亦已遠矣丞相猶不能定中夏況吾等乎且不如保國治民敬守社稷如其功業以俟能者無以爲希冀徼倖而決成敗於一舉若不如志悔之無及○十六年春禕卒維率數萬人圍南安魏雍州刺史陳泰解圍至洛門○明年加督中外軍事復出隴西攻狄道狄道長李簡舉城降進圍襄武與魏將徐質交鋒斬首破敵魏軍敗退維乘勝多所降下拔河間狄

道臨洮三縣民還○十八年復與車騎將軍夏侯霸等俱出狄道大破魏雍州刺史王經於洮西經衆死者數萬人經退保狄道城維圍之魏征西將軍陳泰進兵解圍維却住鍾題○十九年春就遷維爲大將軍更整勒戎馬與鎮西大將軍胡濟期會上邽濟失誓不至故維爲鄧艾所破於段谷求自貶削爲後將軍行大將軍事○二十年魏征東大將軍諸葛誕反於淮南分關中兵東下維欲乘虛

向秦川復率數萬人出駱谷徑至沈嶺時長城積穀甚多而守兵乃少聞維方到衆皆惶懼魏大將軍司馬望拒之鄧艾亦自隴右皆軍於長城維前往芒水皆倚山爲營望艾傍渭堅圍維數下挑戰望艾不應○景耀元年維聞誕破敗乃還成都復拜大將軍○初先主畱魏延鎮漢中皆實兵諸圍以禦外敵敵若來攻使不得入及興勢之役王平捍拒曹爽皆承此制維建議以爲錯守諸圍雖合周

易重門之義然適可禦敵不獲大利不若使
聞敵至諸圍皆歛兵聚穀退就漢樂二城使
敵不得入平且重關鎮守以捍之有事之日
令游軍竝進以伺其虛敵攻關不克野無散
穀千里縣糧自然疲乏引退之日然後諸城
竝出與游軍併力搏之此殄敵之術也○六
年維表後主聞鍾會治兵關中欲規進取宜
竝遣張翼廖化督諸軍分護陽安關口陰平
橋頭以防未然○鍾會攻圍漢樂遣別將進

攻關口蔣舒開城出降傅僉格鬪而死○漢
晉春秋曰蔣舒將出降乃詭謂傅僉曰今賊
至不擊而閉城自守非良圖也僉曰受命保
城惟全爲功今違命出戰若喪師負國死無
益矣舒曰子以保城獲全爲功我以出戰克
敵爲功請各行其志遂率衆出僉謂其戰也
至陰平以降胡烈烈乘虛襲城僉格鬪而死
魏人義之○蜀記曰蔣舒爲武興督在事無
稱蜀命人代之因畱舒助漢中守舒恨故開

城出降○會與維書曰君侯以文武之德懷
邁世之略功濟巴漢聲暢華夏遠近莫不歸
名每惟疇昔嘗同大化吳札鄭僑能喻斯好
維不答書列營守險會不能克糧運縣遠將
議還歸而鄧艾自陰平由景谷道傍入遂破
諸葛瞻於綿竹後主請降於艾艾前據成都
維尋被後主敕令乃投戈放甲詣會於涪軍
前將士咸怒拔刀斫石○干寶晉記云會謂
維曰來何遲也維正色流涕曰今日見此爲

速矣會甚奇之○會厚待維等皆權還其印
號節蓋會與維出則同輦坐則同席謂長史
杜預曰以伯約比中土名士公休太初不能
勝也○世語曰時蜀官屬皆天下英俊無出
維右○會既構鄧艾艾檻車徵因將維等詣
成都自稱益州牧以叛○漢晉春秋曰會陰
懷異圖維見而知其心謂可構成擾亂以圖
克復也乃詭說會曰聞君自淮南已來筭無
遺策晉道克昌皆君之力今復定蜀威德振

世民高其功主畏其謀欲以此安歸乎夫韓
信不肯漢於擾攘以見疑於既平大夫種不
從范蠡於五湖卒伏劍而妄死彼豈闇主愚
臣哉利害使之然也今君大功既立何不法
陶朱公泛舟絕迹全功保身登峨嵋之嶺而
從赤松游乎會曰君言遠矣我不能行且爲
今之道或未盡於此也維曰其他則君智力
之所能無煩於老夫矣由是情好歡甚會欲
授維兵使爲前驅魏將士憤發殺會及維○

世語曰維死見剖膽如斗大○華陽國志曰
維教會誅北來諸將徐欲殺會盡坑魏兵還
復蜀祚密書與後主曰願陛下忍數日之辱
臣欲使社稷危而復安日月幽而復明

時偉按忠武旣歿漢知亡矣猶獲縣延至三
十年或屯備國中或揚師境外雖裹糧頓甲
而不忘忠武之遺志焉琬禕繼卒維乃孤懸
卽令陰平知備能久存哉伯約心事故爲不
負孔明彼譙周仇國之論曷足道耶

諸葛忠武書卷之六

諸葛忠武書卷之七

茂苑楊時偉編次

調御

時偉按全書有調御有法檢疑皆用人事也而分爲三用主明揚法專幽黜知故僚友乃屬調御余特喜其調御之名爲之解曰調者諧也御者駕也駕御諧和用人之道無餘事矣於是芟去用人併歸調御而黃權孟達旣爲降虜不足復存故特除之

龐統字士元襄陽人也以守耒陽令不治免官
吳將魯肅遺先主書曰龐士元非百里才也使
處治中別駕之任始當展其驥足耳諸葛亮亦
言之於先主先主見與善譚大器之以爲治中
從事亮留鎮荊州統隨從入蜀率衆攻城爲流
矢所中卒時年三十六先主痛惜言則流涕拜
統父議郎遷諫議大夫諸葛亮親爲之拜

統少時樸鈍未有識者潁川司馬徽清雅有
知人鑒統弱冠往見徽徽採桑於樹上坐統

在樹下共語徽甚異之稱爲南州人士冠冕
由是漸顯後郡命爲功曹性好人倫勤於長
養每所稱述多過其才時人怪而問之統答
曰當今天下大亂雅道陵遲善人少而惡人
多方欲興風俗長道業不美其譚卽聲名不
足慕企不足慕企而爲善者少矣今拔十失
五猶得其半而可以崇邁世教使有志者自
勵不亦可乎○吳將周瑜卒統送喪至吳吳
人竝會昌門陸績顧劭全琮皆往統曰陸子

可謂駑馬有逸足之力顧子可謂駑牛能負重致遠也謂全琮曰卿好施慕名有似汝南樊子昭雖智力不多亦一時之佳也

張勃吳錄曰劭就統宿語因問卿名知人吾與卿孰愈統曰陶冶世俗甄綜人物吾不及卿論帝王之秘策攬倚伏之要最吾似有一日之長劭安其言而親之

法正字孝直扶風郿人也爲蜀郡太守外統都畿內爲謀主一餐之德睚眦之怨無不報復擅

殺毀傷已者數人或謂諸葛亮曰法正於蜀郡太縱橫將軍宜啓主公抑其威福亮答曰主公之在公安也北畏曹操之強東憚孫權之逼近則懼孫夫人生變於肘腋之下當斯之時進退狼跋法孝直爲之輔翼令翻然翱翔不可復制如何禁止法正使不得行其意耶○亮與正雖好尚不同以公義相取亮每奇正智術先主東征孫權羣臣多諫一不從章武二年大軍敗績還住白帝亮歎曰法孝直若在則能制主上令

不東行就復東行必不傾危矣

正傳曰益州別駕張松與正相善忖璋不足與有爲嘗竊歎息松於荊州見曹公還勸璋絕曹公而自結先主璋曰誰可使者松乃舉正正辭讓不得已而往正旣還爲松稱說先主有雄略密謀協戴而未有緣後因璋聞曹公欲征張魯之有懼心也松遂說璋宜迎先主使之討魯復令正銜命○華陽國志曰孫夫人才捷剛猛有諸兄風侍婢百人皆仗劍

侍立先主每下車心常凜凜正勸先主還之○益部耆舊雜記曰張松爲人短小放蕩不治節操然識達精果有才幹劉璋遣詣曹公曹公不甚禮松公主簿楊脩深器之白公辟松公不納脩以公所撰兵書示松松宴飲之間一看便闇誦脩以此益奇之

許靖字文休汝南平輿人也愛樂人物誘納後進清談不倦丞相諸葛亮皆爲之拜

靖少與從弟劭俱知名竝有人倫臧否之稱

而私情不協劭爲郡功曹排擯靖不得齒叙以馬磨自給

靖收恤親理經紀振贍出於仁厚孫策東渡江皆走交州以避其難靖身坐岸邊先載附從疎親悉發乃從後去當時見者莫不歎息既至交趾太守士燮厚加敬待陳國袁徽以寄寓交州徽與尚書令荀彧書曰許文休自流宕已來與羣士相隨每有患急常先人後已與九族中外同其饑寒其紀綱同類仁恕

惻怛皆有效事不能復一二陳之耳

王士騏曰靖欲踰城出降先主薄之不用法正說曰天下有獲虛譽而無其實者許靖是也若其不禮天下之人以是謂主公爲賤賢宜加敬重以眩遠近是以丞相孔明至爲之拜所謂英雄所見略同也

劉巴字子初零陵丞陽人也先主奔江南荆楚羣士從之如雲而巴北詣曹操辟爲掾使招納長沙零陵桂陽會先主略有二郡巴不得反

使遂遠適交址先主深以爲恨巴復從交址至蜀俄而先主定益州巴辭謝罪負先主不責而孔明數稱薦之先主辟爲左將軍西曹掾

零陵先賢傳曰巴往零陵事不成欲游交州道還京師時諸葛亮在臨丞巴與亮書曰乘危歷險到值思義之民自與之衆承天之心順物之性非余身謀所能勸動若道窮數盡將託命於滄海不復顧荊州矣亮追謂曰劉公雄才蓋世據有荆土莫不歸德天人去就

已可知矣足下欲何之

張飛嘗就巴宿巴不與語亮謂巴曰張飛雖實武人敬慕足下主公今方收合文武以定大事足下雖天素高亮宜少降意也

董和字幼宰南郡枝江人也先主定蜀徵和爲掌軍中郎將與軍師將軍諸葛亮並署左將軍大司馬府事獻可替否共爲歡交○亮後爲丞相教與羣下曰董幼宰參署七年事有不至至於十反又曰前參事於幼宰每言則盡其追思

和如此

自和居官食祿外牧殊域內幹機衡二十餘年死之日家無儋石之財

關羽爲襄陽太守盪寇將軍駐江北先主西定益州拜羽董督荊州事羽聞馬超來降舊非故人羽書與諸葛亮問超人才可誰比類亮知羽護前乃答之曰孟起兼資文武雄烈過人一世之傑黥彭之徒當與益德並驅爭先猶未及髯之絕倫逸羣也羽美鬚髯故亮謂之髯羽省書

大悅以示賓客

羽子興字安國少有令問丞相亮深器異之弱冠爲侍中中監軍數歲卒子統嗣尚公主官至虎賁中郎將

馬良字季常襄陽宜城人也先主領荊州辟爲從事及先主入蜀諸葛亮亦從後往良畱荊州與亮書曰聞雒城已拔此天祚也尊兄應期贊世配業光國魄兆見矣夫變用雅慮審貴垂明於以簡才宜適其時若乃和光悅遠邁德天壤

使時閒於聽世服於道齊高妙之音正鄭衛之聲竝利於事無相奪倫此乃管絃之至牙曠之調也雖非鍾期敢不擊節

良兄弟五人竝有才名鄉里爲之諺曰馬氏五常白眉最良良眉中有白毛故以稱之

劉琰字威碩魯國人也先主在豫州辟爲從事以其宗姓有風流善談論厚親待之遂隨從周旋常爲賓客後主立封都鄉侯班位每亞李嚴然不豫國政但領兵千餘隨丞相亮諷議而已

建興十年與前軍師魏延不和言語虛誕亮責讓之琰與亮牋謝曰琰稟性空虛加有酒荒之病自先帝以來紛紜之論殆將傾覆賴蒙明公本其一心在國扶持全濟以至今日間者迷醉言有違錯慈恩含忍不致之於理雖必克已責躬改過投死以誓神靈無所用命則靡寄顏於是亮遣琰還成都官位如故○車服飲食號爲侈靡侍婢數十皆能爲聲樂又悉教誦讀魯靈光殿賦

杜微字國輔梓潼涪人也建興二年丞相亮領益州牧選迎皆妙簡舊德以秦宓爲別駕五梁爲功曹微爲主簿微固辭舉而致之以微不聞人語於坐上與書曰服聞德行饑渴歷時清濁異流無緣咨覲王元泰李伯仁王文儀楊季休丁君幹李永南兄弟文仲寶等每歎高志未見如舊猥以空虛統領貴州德薄任重慘慘憂慮朝廷主上今年始十八天姿仁敏愛德下士天下之人思慕漢室欲與君因天順民輔此明主

以隆季興之功以謂賢愚不相爲謀故自割絕守勞而已不圖自屈也微自乞老病求歸亮又與書曰曹丕篡弒自立爲帝是猶土龍芻狗之有名也欲與羣賢因其邪僞以正道滅之怪君未有相誨便欲求還君但當以德輔時耳不責君軍事何爲汲汲求去乎其敬微如此拜爲諫議大夫以從其志

張裔字君嗣蜀郡成都人也丞相亮以爲參軍署府事亮出駐漢中裔以射聲校尉領留府長

史與司鹽校尉岑述不和亮與裔書曰昔在陌下營壞吾之用心食不知味後流徙南海相爲悲歎寢不安席及其來還委付大任自以爲與君古之石交也石交之道舉讎以相益割骨肉以相明猶不相謝也況吾但委噫於元儉而君不能忍耶

劉璋時授裔兵拒張飛於德陽陌下裔軍敗還成都爲璋奉使詣先主先主許以禮其君而安其人也裔還城門乃開○先是益州耆

率雍闓遠通孫權乃以裔爲益州太守闓送裔於權會遣鄧芝使吳亮令芝從權請裔○裔臨發權乃引見問裔曰蜀卓氏寡女亡奔司馬相如貴土風俗何乃爾乎裔對曰臣以爲卓氏之女猶賢於買臣之妻○裔北詣亮諮事書與所親曰近者涉道晝夜接賓不得寧息人自敬丞相長史男子張君嗣輔之疲倦欲死

楊洪字季休犍爲武陽人也爲蜀部從事先主

爭漢中急書發兵軍師將軍諸葛亮以問洪洪曰漢中則益州咽喉存亡之機會若無漢中則無蜀矣此家門之禍也方今之事男子當戰女子當運發兵何疑○始洪爲李嚴功曹嚴未至捷爲而洪已爲蜀郡洪迎門下書佐何祗有才策功幹爲廣漢太守時洪亦尚在蜀郡是以西土咸服諸葛亮能盡時人之器用也

何祗字君肅時亮聞祗遊戲不勤所職當奄往錄獄祗密聞之夜張燈火見囚讀諸解狀悉已

闇誦答對解釋無所凝滯亮甚異之

祗嘗夢井中生桑以問占夢趙直直曰桑非井中之物會當移植然桑字四十下八君壽恐不過此祗笑言得此足矣

霍峻字仲邈南郡枝江人也爲梓潼太守裨將軍在官三年卒還葬成都先主甚悼惜乃詔諸葛亮曰峻旣佳士加有功於國欲行醑遂親率羣僚臨會弔祭因畱宿墓上當時榮之

峻率衆歸先主先主以峻爲中郎將守葭萌

張魯遣將楊帛誘峻峻曰小人頭可得城不可得劉璋將扶禁向存等率萬餘人攻圍峻且一年不能下峻城中兵纔數百人伺其怠隙選精銳出擊大破之卽斬存首先主定蜀嘉峻之功以爲梓潼太守

峻子弋字紹先亮北駐漢中請爲記室使與子喬共周旋游處

後主立太子璿以弋爲中庶子璿好騎射出入無度弋援引古義盡言規諫甚得切磋之

體

向寵襄陽宜城人先主時爲牙門將秭歸之敗寵營特完建興元年封都亭侯後爲中部督典宿衛兵丞相亮當北行表與後主曰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先帝稱之曰能是以衆論舉寵爲督愚以爲營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陣和睦優劣得所也

馬忠字德信巴西閬中人建興元年丞相亮開府以忠爲門下督三年亮入南拜忠牂牁太守

郡丞朱褒反叛亂之後忠撫育卹理甚有威惠
八年召爲丞相參軍副長史蔣琬署留府事亮
出祁山忠詣亮所經營戎事軍還督將軍張嶷
等討汶山郡叛羌十一年南夷豪帥劉胄反擾
亂諸郡徵庾降都督張翼還以忠代翼忠遂斬
胄平南土

忠爲人寬濟有度量但詼啁大笑忿怒不形
於色然處事能斷威恩竝立是以蠻夷畏而
愛之及卒莫不自致喪庭流涕盡哀爲立廟

祀張表時名士清望踰忠閻宇宿有功幹於
事精勤繼踵在忠後其威風稱績皆不及忠
○益部耆舊傳曰張表肅子也華陽國志云
表張松子

王平字子均巴西宕渠人也建興六年屬參軍
馬謖先鋒謖舍水上山平連規諫謖謖不能用
大敗於街亭衆盡星散惟平所領千人鳴鼓自
持魏將張郃疑其伏兵不往逼也於是平徐徐
收合諸營遺迸率將士而還丞相亮旣誅馬謖

及將軍張休李盛奪將軍黃襲等兵平特見崇
顯加拜參軍統五部兼當營事進位討寇將軍
封亭侯九年亮圍祁山平別守南圍魏張郃攻
平平堅守不動郃不能克十二年亮卒於武功
軍退還魏延作亂一戰而敗平之功也

平生長戎旅手不能書其所識不過十字而
口授作書皆有意理使人讀史漢諸記傳聽
之備知其大義往往論說不失其指遵履法
度言不戲謔從朝至夕端坐徹日愷無武將

之體

蔣琬字公琰零陵湘鄉人也除廣都長先主嘗
奄至廣都見琬衆事不理將加罪戮亮請曰蔣
琬社稷之器非百里之才也其爲政以安民爲
本不以脩飾爲先先主雅敬亮乃不加罪倉卒
免官建興元年丞相亮開府辟爲東曹掾舉茂
才琬固讓劉邕陰化龐延廖淳亮教答曰思惟
背親捨德以歿百姓衆人旣不隱於心實又使
遠近不解其義是以君宜顯其功以明此選之

清重也亮數出外琬常足食足兵以相供給亮每言公琰託志忠雅當與吾共贊王業者也密表後主曰臣若不幸後事宜以付琬時新喪元帥遠近危竦琬出類拔萃處羣僚之右旣無戚容又無喜色神守舉止有如平日由是衆望漸服

東曹掾楊戲素性簡略琬與言論時不應答或構戲於琬琬曰戲欲贊吾是邪則非其本心欲反吾言則顯吾之非是以默然是戲之

快也又督農楊敏曾毀琬曰作事憤憤誠非及前人或以白琬請推治敏琬曰吾實不如前人無可推也主者重據聽不推則乞問其憤憤之狀琬曰苟其不如則事不當理事不當理則憤憤矣復何問邪後敏坐事繫獄衆人猶懼其必死琬心無適莫得免重罪其好惡存道皆此類也

琬夜夢有一牛頭在門前流血滂沱意甚惡之呼問占夢趙直直曰夫見血者事分明也

牛角及鼻公字之象君位必當至公
益部耆舊雜記曰丞相亮於武功病篤後主
遣李福省侍因諮以國家大計福往宣旨別
去數日忽還見亮亮曰孤知君還意語雖彌
日有所不盡君所問者公琰其宜也福謝前
實失不諮請公如百年後誰可任大事者乞
復請蔣琬之後亮曰文偉可以繼之又復問
其次亮不答

費禕字文偉江夏鄢人也丞相亮南征還羣僚

於數十里逢迎年位多在禕右而亮特命禕同
載由是衆人莫不易觀頻煩使吳辭順義篤語
在連吳值魏延楊儀相憎惡每至爭論延或舉
刃擬儀儀泣涕橫集禕嘗入其座間辯論分別
終亮之世各盡儀延之用者禕匡救之力也

禕與南郡董允齊名時許靖喪子允與禕欲
共會其葬所允白父和請車和遣開後鹿車
給之允有難載之色禕便從前先上及至喪
所諸葛亮及諸貴人悉集車乘甚鮮允神色

未泰而禕晏然自若和聞之乃謂允曰吾嘗
疑汝於文偉優劣未判也而今而後吾意了
矣○於時軍國多事公務煩猥禕識悟過人
每省讀書記暫視已究其速數倍於人終亦
不忘常以朝晡聽事其間接納賓客飲食嬉
戲加之博奕每盡人之歡事亦不廢董允代
禕欲教禕之所行旬日之中事多愆滯允乃
歎曰人才力相懸若此甚遠○延禧七年魏
軍次於興勢假禕節禦之光祿大夫來敏至

求共圍碁於時羽檄交馳嚴駕已訖禕留意
對戲色無厭倦敏曰向聊觀試君耳君信可
人必能辦賊者也

董允字休昭掌軍中郎將和之子也先主立太
子允以選爲舍人徙洗馬後主襲位遷黃門侍
郎丞相亮將北征住漢中慮後主富於春秋朱
紫難別以允秉心公亮欲任以宮省之事上疏
曰侍中郭攸之費禕侍郎董允等先帝簡拔以
遺陛下至於斟酌規益進盡忠言則其任也愚

以爲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必能裨補
闕漏有所廣益

獻納之任允皆專之事爲防制甚盡匡救之
理後主嘗欲采擇以充後宮允執不聽後主
益嚴憚之宦人黃皓便辟佞慧允嘗正色匡
主數責於皓皓畏允不敢爲非終允之世位
不過黃門丞○允嘗與尚書令費禕中典軍
胡濟等共期游宴嚴駕已辦而郎中襄陽董
恢詣允恢年少官微見允停出逡巡求去允

不許曰本所以出者欲與同好游談也今君
已自屈方展闊積舍此之談就彼之宴非所
謂也乃命解驂禕等罷駕不行

陳震字孝起南陽人也亮表後主云侍中尚書
長史參軍此悉貞良死節之臣願陛下親之信
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時震爲尚書蔣
琬爲長史建興七年孫權稱尊號以震爲衛尉
賀權踐阼

亮與兄瑾書曰孝起忠純之性老而益篤語

載連吳九年都護李平坐誣罔廢亮與蔣琬
董允書曰孝起前臨至吳爲吾說正方腹中
有鱗甲鄉黨以爲不可近吾以爲鱗甲者但
不當犯之耳不圖復有蘇張之事出於不意
可使孝起知之

姜維字伯約天水冀人也亮與畱府長史張裔
參軍蔣琬書曰姜伯約忠勤時事思慮精密考
其所有永南季常諸人不如也其人涼州上士
也又曰須先教中虎步兵五六千人姜伯約甚

敏於軍事既有膽義深解兵意此人心存漢室
而才兼於人畢教軍事當遣詣宮觀見主上
張翼字伯恭捷爲武陽人也爲庾降都督綏南
中郎將翼性持法嚴不得殊俗之歡心者率劉
胄背叛翼舉兵討胄胄未破會被徵當還群下
咸以爲宜便馳騎卽罪翼曰不然吾以蠻夷蠢
動不稱職故還耳然代人未至吾方臨戰場當
運糧積穀爲滅賊之資豈可以黜退之故而廢
公家之務乎於是統攝不懈代到乃發馬忠因

其成基以破殄胄丞相亮聞而善之亮出武功以翼爲前軍都督領扶風太守

廖化字元儉襄陽人也爲前將軍關羽主簿羽敗屬吳思歸先主乃詐死時人謂爲信然因攜持老母晝夜西行會先主東征遇於秭歸先主大悅以化爲宜都太守先主薨爲丞相參軍後爲督廣武稍遷至右車騎將軍假節領并州刺史封中鄉侯以果烈稱官位與張翼齊而在宗預之右

呂乂字季陽南陽人也遷巴西太守丞相亮連年出軍調發諸郡多不相救乂募取兵五千人詣亮慰諭檢制無逃竄者徙爲漢中太守兼領督農供繼軍糧

楊戲字文然犍爲武陽人丞相亮深識之著季漢輔臣贊

賴玄零陵人太常恭子也先主爲漢中王用荆楚宿士恭爲太常恭子玄丞相西曹令史隨諸葛於漢中早天亮甚惜之與張裔將琬書曰令

史失賴玄椽屬喪楊顥爲朝中損益多矣
楊顥字子昭楊儀宗人也爲亮主簿亮嘗自校
簿書顥直入諫曰爲治有體上下不可相侵請
爲明公以作家譬之今有人使奴執耕稼婢典
炊爨雞主司晨犬主吠盜牛負重載馬涉遠路
私業無曠所求皆足雍容高枕飲食而已忽一
旦盡欲以身親其役形疲神困終無一成豈其
智之不如奴婢雞犬哉失爲家主之法也是故
古人稱坐而論道謂之王公作而行之謂之士

大夫故丙吉不問橫道死人而憂牛喘陳平不
肯知錢穀之數云自有主者彼誠達於位分之
體也今明公爲治乃躬自校簿書流汗竟日不
亦勞乎亮謝之顥死亮垂涕三日

姚佃字子緒閬中人丞相亮北駐漢中辟爲椽
竝進文武之士亮稱曰忠益者莫大於進人進
人者各務其所尚今姚椽竝存剛柔以廣文武
之用可謂博雅矣願諸椽各希此事以屬其望
魏延字文長義陽人也亮駐漢中以延爲督前

部領丞相司馬涼州刺史八年使延西入羌中
魏後將軍費瑤雍州刺史郭淮與延戰於陽谿
延大破淮等遷爲前軍師征西大將軍假節進
封南鄭侯延每隨亮出輒欲請兵萬人與亮異
道會於潼關如韓信故事亮制而不許延常謂
亮爲怯歎恨已才用之不盡

楊儀字威公襄陽人也建興五年隨亮漢中八
年遷長史亮數出軍儀常規畫分部籌度糧穀
不稽思慮斯須便了軍戎節度取辦於儀亮深

惜儀之才幹魏延之驍勇常恨二人之不平不
忍有所偏廢也

李嚴字正方南陽人也後改名平與丞相亮竝
受遺詔輔少主以嚴爲中都護統內外軍事畱
鎮永安建興四年亮欲出軍漢中嚴當知後事
移屯江州畱護軍陳到駐永安皆統屬嚴嚴與
孟達書曰吾與孔明俱受寄託憂深責重思得
良伴亮亦與達書曰部分如流趣捨罔滯正方
性也其貴重如此八年遷驃騎將軍以曹真欲

詩經書
三道向漢川亮命嚴將二萬人赴漢中亮表嚴
子豐爲江州都督督軍典嚴後事

亮與平子豐教曰吾與君父子戮力以獎漢
室此神明所聞非但人知之也表都護典漢
中委君於東關者不與人議也謂至心感動
終始可保何圖中乖乎昔楚卿屢絀亦乃克
復思道則福應自然之數也願寬慰都護勤
追前闕今雖解任形業失故奴婢賓客百數
十人君以中郎參軍居府方之氣類猶爲上

家若都護思負一意君與公琰推心從事者
否可復通逝可復還也詳思斯戒明吾用心
臨書長歎涕泣而已

馬謖字幼常良弟也諸葛亮深加器異每引見
談論自晝達夜街亭之敗謖臨終與亮書曰明
公視謖猶子謖視明公猶父願深惟殫絲與禹
之義使平生之交不虧於此亮自臨祭待其遺
孤若平生

張裕曉占候諫先主曰不可爭漢中軍必不利

先主竟不用裕言又私語人曰歲在庚子天下當易代人密白其言先主嘗銜其不遜加忿其漏言乃顯裕諫爭漢中不驗下獄將誅之諸葛亮表請其罪先主答曰芳蘭生門不得不鉏初先主與劉璋會涪時裕爲璋從事侍坐其人饒鬚先主嘲之曰昔吾居涿縣特多毛姓東西南北皆諸毛也涿令稱曰諸毛繞涿居乎裕卽答曰昔有作上黨潞長遷爲涿令涿令者去官還家時人與書欲署潞則失涿欲

署涿則失潞乃署曰潞涿君先主無鬚故裕以此及之

王士騏曰張裕之戮本自先主嫌忿而亮表請其罪可謂慎於用法矣

時偉按昭烈生平率多大英雄語而魚水芳蘭又爲世說中奇雋

張嶷字伯岐巴郡南充人也建興五年丞相亮北住漢中廣漢縣竹山賊張慕等鈔盜軍資劫略吏民嶷以都尉將兵討之嶷度其烏散乃詐

與和親剋期置酒酒酣疑身率左右因斬慕等
五十餘級渠帥悉殄旬日清泰

益部耆舊傳曰疑風濕固疾至都寢篤扶杖
然後能起李簡請降衆議狐疑而疑曰必然
姜維之出時論以疑初還股疾不能在行中
疑自乞肆力中原致身敵庭臨發辭後主曰
臣當值聖明受恩過量加以疾病在身常恐
一朝隕沒辜負榮遇天不違願得豫戎事若
涼州克定臣爲藩表守將若有未捷殺身以

報後主慨然爲之流涕

譙周字允南西充人也體素朴無造次辯論
之才然潛識內敏丞相亮益州牧命周爲勸
學從事

蜀記曰周初見亮左右皆笑旣出有司請推
笑者亮曰孤尚不能忍况左右乎

時後主頗出游觀周上疏曰昔王莽之敗豪
傑竝起於是賢才智士思望歸世祖初入
河北馮異等勸之曰當行人所不能爲於是

動遵法度北州歌歎及在洛陽嘗欲小出車
駕已御銚期諫曰天下未寧臣誠不願陛下
細行數出卽時還車及征隗囂潁川盜起世
祖還洛陽但遣寇恂往恂曰潁川以陛下遠
征故姦猾起叛陛下自臨潁川賊必卽降竟
如恂言故非急務欲小出不敢至於急務欲
自安不爲故帝者之欲善也如此今天下三
分雄哲之士思望之時也陛下天資至孝喪
踰三年言及隕涕雖曾閔不過也敬賢任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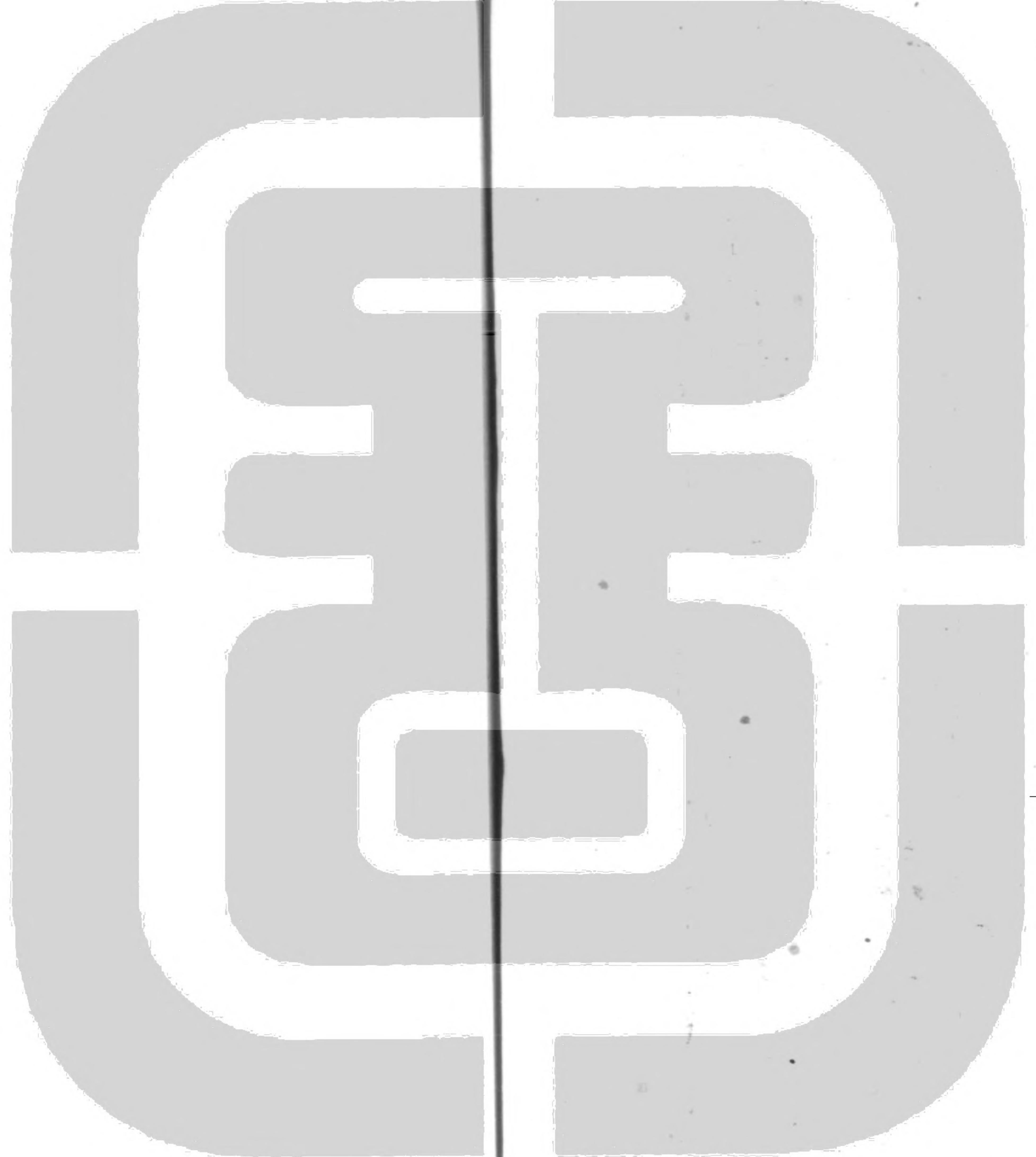
使之盡力有踰成康故國內和一大小戮力
然臣不勝大願願復廣人所不能爲者
時偉按周疏剴切似爲經通之言迺至以仇
國沮姜維勸降誤後主遂成千載遺恨耳
孫盛曰春秋之義國君死社稷况稱天子而
可辱於人乎葛生有云事之不濟則已耳安
能復爲之下壯哉斯言可以立懦夫之志矣
禪旣闇主周寔驚臣方之申包胥田單范蠡
大夫種不亦遠乎

周嘗問杜瓊曰昔周徵君以爲當塗高者魏也其義何也瓊答曰魏闕名也當塗而高古者名官職不言曹自漢已來吏言屬曹卒言侍曹此殆天意也周緣瓊言乃觸類而長之曰先主諱備其訓具也後主諱禪其訓授也如言劉已具矣當授與人也乃書柱曰衆而大期之會具而授若何復言曹者衆也魏者大也天下其當會如何復有立者乎蜀旣亡咸以周言爲驗

時偉按搜神記云漢元成間已有五馬大討曹之讖然則當塗幾何典午隨伏固不待張掖湧圖而後見也彼屬曹侍曹如歆朗羣繇輩相率賣漢者俱當在大討之科矣譙周妄作妖讖岌岌勸降蓋亦諸姦之儔伍而忠武之罪人也

諸葛忠武書卷之七

古今圖書集成



書